



读者

Reader's
Digest
文摘

(智慧篇)

Zhihui Pian

佳作评选
精华版

成功没有彩排的机会，每一天都要以正式上场的姿态面对。琐碎的光阴，庸常的日子，读一篇读者文摘，为疲倦的身心注入新的活力。

《读者文摘》好运将一路相随！

一点点悟透人生的奥秘，一步步走入幸福的深处。

时光的色泽

Shiguang De Seze

邸玉超 / 著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

读者

Reader's
Digest

文摘

(智慧篇)

Zhihui Pian

佳作评选
精华版

成功没有彩排的机会，每一天都要以正式上场的姿态面对。琐碎的光阴，庸常的日子，读一篇读者文摘，为疲倦的身心注入新的活力。

《读者文摘》好运将一路相随！

一点点悟透人生的奥秘，一步步走入幸福的深处。

时光的色泽

Shiguang de Seze

邱玉超 / 著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时光的色泽 / 邸玉超著. -- 北京 : 中央编译出版社, 2014.2

(读者文摘)

ISBN 978-7-5117-1904-1

I. ①时… II. ①邸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74933 号

时光的色泽

出 版 人 刘明清

排版制作 腾飞文化

责任编辑 邓永标 余海伦

责任印制 尹 珺

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(100044)

电 话 (010)52612345(总编室) (010)52612371(编辑部)
(010)66161011(团购部) (010)52612332(网络销售部)
(010)66130345(发行部) (010)66509618(读者服务部)

网 址 www.cctphome.com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 180 千字

印 张 14

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

定 价 28.00 元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

凡有印刷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。电话:(010)66509618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辑 说文解字

- 元朝的风 / 2
- 明朝的雪 / 4
- 清朝的雨 / 6
- 说文解字 / 8
- 时光的色泽 / 14
- 宋朝的月光 / 17
- 唐朝的潭水 / 19
- 手指的表情 / 21
- 唐宋三剑客 / 23
- 用汉字建筑的楼亭 / 29
- 春暖花开 / 31
- 舌尖的寒意 / 34
- 指尖的禅意 / 37
- 被误解的山涛 / 41
- 魏晋的风 / 44
- 暗夜中的一星萤光 / 46
- 爱情与城堡 / 49
- 如水的女子 / 52
- 风雅与高贵 / 54

风情万种

第二辑

- 风情万种 / 58
- 渺远的箫声 / 62
- 浮尘之外 / 65
- 骨感的时代 / 69
- 竹林,独立的精神 / 72
- 板桥霜迹 / 75
- 在宁静中喧哗 / 77
- 似是而非 / 80
- 阿喜的葫芦 / 83
- 铁器的冷,可以穿透人心 / 86
- 风竹萧萧 / 88
- 生活的形式主义 / 91
- 植物之美 / 93
- 鸟的翅膀擦亮天空 / 95
- 一条鱼的狂奔 / 98
- 远古的触须 / 100
- 俗亦可耐 / 104
- 酉 / 107
- 在巷子深处 / 110

弦外之音

第三辑

- 乡村路带我回家 / 114
- 弦外之音 / 116
- 渭城愁绪 / 118
- 古人的智慧 / 121

目录

Contents

- 独赏古月 / 123
- 萱草的味道 / 125
- 保养你名字的容颜 / 129
- 孤立的松树 / 133
- 春夜听雨 / 135
- 闲读《粥谱》 / 138
- 精神的居所 / 140
- 卓然而立 / 142
- 醉翁之意 / 144
- 思想者 / 146
- 灼灼之花 / 148
- 花影婆娑 / 150
- 葳蕤的季节 / 153
- 最后一个悲情诗人 / 155
- 端午,怀念一条江 / 158
- 陆游的宅邸 / 160

第四辑

似曾相识

- 金陵怀古 / 164
- 绿意葱茏 / 166
- 诗经里的建筑 / 168
- 似曾相识 / 171

目录

Contents

- 命止于水 / 173
蒙古红楼今安在 / 175
城市寻梦 / 178
生命受了祝福 / 180
逝者的家园与塔子沟人物 / 182
菰 / 186
沈括的园子 / 189
幸福的豌豆 / 191
登徒子的过错 / 193
岁末年初 / 195
神秘西部 / 197
秋天的况味 / 199
止锚湾记 / 201
绥中六记 / 204

后 记 / 216

第一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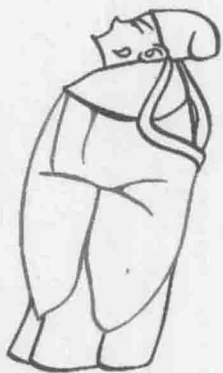
说文解字

诗词是一株古老的野生
药用植物，可以疗治生命的
伤痛，可以抚慰灵魂的怨恨。



元朝的风

有枯藤老树的地方是他的家，有小桥流水的地方也是他的家。根植深深的血脉，哪方黄土不埋人？



叶落归根是句偈语，最能读出其滋味的，是那些经年漂泊、客居他乡，又上了些年纪的人。人的心理需求有许多种，归属感就是其中之一。我以为，所谓归属感，就是精神的沉稳着落，心灵的安然归乡。如果身心都有归宿，即便不识菩提，亦能了释这佛家词句。

叶将落而无根可栖，便生乡愁。现代人余光中于海峡彼岸一咏三叹，离愁别绪如秋水长歌，惊心动魄。好在台湾海峡那弯水已经在南风中解冻，余先生已经登上久别的大陆，如果他愿意，归根故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不知久居海外的这位游子有没有这样的打算。

古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，比如马致远。青年时期的马致远背井离乡，奔波仕途，晚年流落江南，终老南山，叶落却不得归根。一脉乡路，磨破了他多少双布鞋，猎猎西风，吹皱了他几件长衫？这位元朝文坛曲状元，在《天净沙·秋思》中表露了自己的心绪。那个西风如铁的傍晚，枯藤缠绕不尽乡愁，老树飘落一地秋思，归巢的昏鸦凄切啼鸣，催促得旅人神色憔悴，步履匆匆；小桥弓背，岁月长满青苔，流水清清，濯乱一曲孤影，柴烟虽然温暖，却让他乡游子心情更为凄凉。古道苍茫，乡关漫漫，西风疲惫的岂止是瘦马？如血残阳西下，思乡之人伤情天涯。原词意境悠远，语言本色，可谓天籁之清音，离人之妙品。文字的艺术排列，意象的

奇妙组合，使独立的词汇一脉贯穿，繁衍出鲜活的生命意义。而我如此这番解读，权作白话演义，不可当真。好的诗文，必须精心阅读原文，才可领略其妙处。

晚年的马致远如他的名字，淡泊明志，宁静致远，视功名富贵为粪土，充满对官场蝇营狗苟的厌恶。“看密匝匝蚁排兵，乱纷纷蜂酿蜜，闹攘攘蝇争血”（《离亭宴煞》）。他追慕陶渊明，取号东篱，以隐士高人自居，平日里，和露摘黄花，煮酒烧红叶，也时常和五柳先生一样，醉倒东篱下。其实，这只是一个文人的自我掩饰罢了，他内心的孤独寂寞，他的凄凉晚景，有谁知晓？也许只有拴在柴门旁的那匹瘦马才真正能读懂这位同姓异类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唐朝的马多是丰腴的，如唐朝的贵夫人，可见曹霸、韩干诸画马高手丰裕的生活和宽厚的心态。蒙古铁骑挟西风千里，横扫中原，将《易经》中“乾元”之“元”的国号悬挂于大都后，就马放南山了，从赵孟頫《秋郊饮马图》上看，元初的马虽然没有唐朝的那样胖，但也远不像《秋思》中那匹老马那般瘦。由此看来，嶙峋的不是老马，而是马致远的心。

风走过，总会留下印痕。今有人称马致远是河北东光县于桥乡马祠堂村人，也有人说他是北京门头沟人，各有依据，因此争得面红耳赤，其实对于远去我们六百余年的马致远，他的出生地在哪已经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百余首脍炙人口的散曲和杂剧。有枯藤老树的地方是他的家，有小桥流水的地方也是他的家。根植深深的血脉，哪方黄土不埋人？

人生的种种努力不过是为了返乡。这话看似有些悲凉，其实很温暖。他道出了人生的终极走向，也就是秋叶飘落的方向。因为终点不可更改，过程就显得尤为重要。我喜欢看绿叶成长的过程，也喜欢倾听落叶的声音，落叶的声音就是风的声音。



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，有存在，便有希望，有希望，便是光明。

——鲁迅

明朝的雪

为什么不能在夜里看雪？以小人之心猜度君子行为，注定现出丑来；以惯性思维考量逆向事物，难免露出愚来。



又是暖冬，北方少雪，我居住的辽西边城，一冬只飘了二三十片雪花。读张岱《湖心亭看雪》方知，明末，南方竟有大雪。

那是1632年冬，杭州西湖“大雪三日，湖中人鸟声俱绝”。（开门见山，言简意赅，诗意盎然，有柳子厚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”意境，赏心悦目）这日晚，号蝶庵居士的张岱驾舟独往西湖湖心亭看雪（寒夜赏雪，非常人行径）。天地皆白，寒气如雾。湖上的影子，“唯长堤一痕，湖心亭一点，与余舟一芥，舟中人两三粒而已。”（转换视角，关照自我。一“粒”字，妙不可言）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，一童子烧酒，炉正沸。（古代多雅士，亦多闲人）围炉者见张岱甚喜，邀其同饮。张岱饮三杯而别，及下船，听船夫小声嘀咕：“这个人够傻了，还有比他更傻的。”（收笔活泼有趣，意蕴绵长，弦外有音。看似闲言碎语，最能触及劳心者软肋。）

崇祯五年这场雪也不是最大的，明诗文家李梦阳有诗云：景泰年间一丈雪，父老见之无此祸，鄱阳十日路断截，庐山百姓啼寒饿。南方尚有如此大雪，北方一定雪花如席。张岱没见过一丈厚的雪，我也没见过。四十年前，白雪盈尺在我生活的北方是素常之事，而且这样的雪一冬天总要下个十几次甚至几十次。然而，承载我们的这个地球越来越诡异无常，因为气候变暖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今天已难再现，我们的冬运

会，包括世界各国的冬季运动都将靠人造雪维持，这是张岱做梦也不会想到的。

张岱为什么要在夜里看雪？船夫不解，我也百思不得其解。也许是文人清高孤傲，特立独行，喜欢做常人不屑做之事；也许是月下赏雪，若雾里看花，能阅读出人世外的美；或许根本没有什么高雅的因由，只是与夫人吵了几句嘴，心里郁闷，想到外面散散心而已。其实最好的答案是：为什么不能在夜里看雪？以小人之心猜度君子行为，注定现出丑来；以惯性思维考量逆向事物，难免露出愚来。如果非要得出一个解，不妨想想老子那句话：五色令人目盲。白天人物熙攘，凡尘障目，于黑天观白雪，心底有黑白作底色，自然能免疫现实的多彩诱惑。

雪跟亡灵的颜色是一致的。张岱在湖心亭赏雪之时，李自成的起义军正在黄河岸边重创明军，皇太极的八旗兵也囤集在山海关外蓄势待发。1644年早春，冰雪初融，兵戈如雨，崇祯帝在煤山自缢，二百七十六年大明王朝如雪崩般坍落。有家无国的张岱，蓄发抗清，隐居乡野，写下诸多怀念往昔岁月、寄予故国之思的美文小品，结集《陶庵梦记》等。若干年后，扬州八怪黄慎作《踏雪寻梅图》：皑皑大雪飘落后，山如白驼，地若素缟，枯枝凝霜，石桥卧雪。骑驴的逸士双手握缰催路，仆人腰身躬曲，徒步紧随。寒风瑟，雪静默，不知梅在何处？后人毛泽东说：“已是悬崖百丈冰，犹有花枝俏。”前人陆游说：“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。”那寻梅者当然不是张岱，张岱只看雪，不寻梅，他有雪的高洁，亦不乏梅的傲骨。读张岱的文字，可以还原生命本初的质地。

丁亥正月十五补记：晨起，窗外竟然一片洁白，急出门，以指测之，没腕，大喜：真的是丰年好大雪，尽管这场雪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了一些。暮读晚报，大惊：多个地区因雪遭灾。应了昨日所言：这个地球越来越诡异无常。



勤奋是一条神奇的线，用它可以串起无数知识的珍珠。

——郑板桥

清朝的雨

那雨初缓后骤，由小到大，由疏到密，洒落的似乎是某种暗示。



清明是多雨时节，清朝也是。清字从水，故多雨。任何一种考证都难免偏离事物的本来走向，就像难以还原梦境一样，我们也难以还原时间的某段流程。好在让我自己可以信服的是，清朝下过雨是一定的。

清朝号称词的中兴时代，词雨纷纷，降水量超过宋代。读钱仲联先生选编的《清八大名家词集》，时时被雨沐浴。那雨初缓后骤，由小到大，由疏到密，洒落的似乎是某种暗示。“国初词家，断以迦陵为巨擘。”号迦陵的陈维崧有词曰：“燕剪轻阴拖水榭，莺翻嫩雨湿兰亭。”那雨一定是鹅黄色，细如牛毛，鲜嫩香酥，撩痒人心。朱彝尊虽然为清灭大明而耿耿于怀，但见春雨温润，也按捺不住欣喜之情：十里浮岚山近远，小雨初收，最喜春沙软。有清李后主之誉的纳兰性德《咏春雨》：“嫩烟分染鹅儿柳，一样风丝，似整如欹，才著春寒瘦不支。凉侵晓梦轻蝉赋，约略红肥。不惜葳蕤，碾取名香作地衣。”时值清王朝的阳春时节，雨绿伴花红，很是抒情。到清中期，雨虽不大，但有些连绵，有些紧迫。“梦催破，听迎梅雨点，敲檐初紧”（厉鹗）。至晚清，雨大且急。“雨泻高檐，窗外叶声如悴”，文廷式迷惘地叩问高天：“哀猿啼急雨冥冥，君山何处青。”朱祖谋则在悲观中清醒：带雨孤花支薄暮，天际朱阑，隔着蒙蒙雾。“年事换，雨香零。”词人已从风雨飘摇中预感到大厦将倾，琉璃瓦解。

清朝的画也多雨意。乾隆八年四月，扬州八怪之一的李鱣作《风雨芭蕉图》：两株芭蕉摇摆清风，一丛瘦竹滴落银珠。这时候的雨，似有似无，润物无声，李道人没喝酒，但却有了醉意，他在画上题：“听雨听风听不得，道人何苦画芭蕉。”但仅仅是几场雨的工夫，北方的大观园里，风就硬了，花也软了。《红楼梦》四十五回写到：这日傍晚，忽就下起雨来，雨滴竹梢，更觉凄凉。林黛玉遂作《秋窗风雨夕》词：“……已觉秋窗秋不尽，那堪风雨助秋凉。助秋风雨来何速？惊破秋窗秋梦续。……不知风雨几时休，已教泪洒窗纱湿。”宝玉头戴簪笠、身披蓑衣探望黛玉，及至更深，竹梢蕉叶仍然雨声淅沥。曹雪芹心中清楚，却问：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，怎禁得秋流到冬，春流到夏？缠绵细雨，最有渗透力，贾家大院在霏霏淫雨中一天天衰落，到头来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。

文人笔下生花，也能生雨，因而不足为凭，佐证清朝气象，日记可能更真实些。雨骤然大起来，大约是在同治十年。曾国藩在这一年的日记中写到：“五月十三日，湿热异常，迅雷大雨”“六月初八日，未初二刻登席，酒半，大雨。席接荷池，雨盛荷喧”。从这个夏天开始，此后的四十年，大雨滂沱，天泪不歇，大清王朝在急风暴雨中轰然坍塌。似乎每个朝代的尾声都是由雨伴奏，这是不是天意？

风含尘声，雨蕴禅意。如阿弥陀经所言：华雨自空，不种而生，不采而下，自性神灵通达，亦复如是。佛家之言，多需闭目思量，还是农谚直白：云无根，雨有脚。是啊，风雨无常，停兮走兮，顺乎自然最好。

>>>

人生在勤，不索何获。

——张衡



说文解字

时间的尘埃淹没了多少民间的璀璨，命运的岩缝枯萎了多少野生的绚烂？



愁

愁是生在秋天的，看似长在心上，其实也需要土壤，只是与蔬黍薯菽等植物无关。愁开花，也结果，类似某种中草药，味苦，有微毒，不宜食用。当然也不尽然，有着长衫或短褂的男人，喜欢将其做下酒菜，即使醉倒东篱或紫檀色木椅下，也不在乎。这种男人品的愁，看似色泽挺重、挺深，其实是浮在面上的，很浅薄的，与他们的自尊近似。

愁的种类有许多，比如乡愁，比如离愁，这样的愁尚可尝一尝，但也不宜过多，须精挑细选，寻口感好的。较早的《诗经》中就有，那里的比较天然，如荼，也如茶；后来的唐诗宋词中也很多，而且不乏上品。我个人尤喜欢宋代女人种植的那种，她们性温，心细，手巧，种出的愁更纯粹一些。不说你也知道，我指的是易安居士。

时间太久了，没人记得年轻时的李清照长什么样。宋朝一位没留下姓名的人物画家有幅《采芝仙图》，画中少女，清秀典雅，气质不凡，白皙的脸上双眸晶莹透彻，含情脉脉，身段匀称和谐，兰花般修长的手指正把篮中的花叶拨开（这样的手在《诗经》中叫“手如柔荑”）。我以为这画是以李清照为模特的。李清照出生书香门第，父亲李格非乃著名学者，母亲王氏博雅善文，大家闺秀的清照自幼在学术和文学氛围里接受熏陶，自

然浸染兰芝之气。《宋史·文苑》有李格非传，我关心的倒不是他，而是传尾的一行小字：“女清照，诗文尤有称于时，嫁赵挺之之子明诚，自号易安居士。”在封建社会，男尊女卑，除皇后贵妃等皇家后园子的女人，以及贞洁烈女，别的女子是很难入正史的。一位能让史家逾规破矩的女子，我想象她一定同其所作的词一样美丽，一样天生丽质，一样出类拔萃。

年轻时的李清照就多愁善感。她18岁嫁给宰相之子赵明诚，两人意趣相投，感情甚笃。赵明诚以父荫，做地方官，又执意金石收藏，与妻子难免偶有小别。那样的日子里，玉枕如冰，纱帐凉透，孤独寂寞的李清照倾听风抚芭蕉，雨打海棠，多少心事，才下眉头，又上心头；捱至天明，日上帘钩，慵倚玉阑，头不梳，妆不画，人比黄花瘦。如此落寞憔悴，她自己却说非干病酒，亦不是悲秋，那到底为哪般呢？也许只有楼前的九曲流水才能读懂她为何终日凝眸，粗心的卷帘人哪能看出绿肥红瘦？我们也只能去猜度：她是为情而扰？为爱而忧？

愁催人老。李清照作《声声慢》时，已是遍地黄花堆积，憔悴损，多情才女风环霜鬓，没有了暗香盈袖。此间种种变故，是从前的李清照难以想象的，更不是一个柔弱女子所能承担的。先是国破，金灭北宋；然后是家亡，丈夫病故仕途。李清照如一叶孤雁，独自飘移在寥廓而孤寂的天空，备尝流离之苦。再后来，孤苦无依中改嫁张汝舟，却突遭牢狱之灾。这次弟，怎一个愁字了得！那确实不是三杯两盏淡酒所能敌的，也不是一个愁字所能涵盖的。读到这个时候，让我想起另一个由心而生的字：悲。这个字并非长在秋天，却比秋天更寒冷、更凄惨、更悲戚。何为悲？《说文解字》有简练而精确的解释：痛也。人间最痛之伤，不是伤在肌肤，而是伤在心上。伤心之人，点点滴滴的不再是泪，而是血。一位为词而生、不枉凝眉的女子，一位站在高阁之上、超凡而不脱俗的歌者，至此完成了永恒的悲剧之美。宋朝因她而婉约，女人因她而生动。

经历看似比经验更为血肉丰满，其实两者都是难以兑现的财富。世间多愁，有几人能解愁滋味？更有几人能真正道出愁之形色？我乡间的大伯愁时多是独立山梁有字无韵地唱一嗓，而同样愁的伯母往往连一个字都不肯说，只是一声悠长的叹息。愁是衍生的植物，关乎物质，也关乎精神，类似于罂粟，其果分泌的是毒素，其花绚烂的是凄美。李清照的愁本身也

许并不比他人哀婉多少，只是她的表达更真切，更楚楚动人。

我们的心都被她伤了。

怨

刚开始接触朱淑真，印象并不太好。一路读着，就觉得浑身发紧，产生想逃开的意念。我不喜欢与怨气太盛的女子交往，包括古代的女人。“怨”，《说文解字》解为：恚。恚是什么意思？恨也。古人也兜圈子，费了半天工夫，怨就是恨。

朱淑真的词有一股怨气游走在字里行间。春已半，触目此情无限。十二阑干栏杆闲倚遍，愁来天不管。词人目睹春天已过去大半，十二曲栏杆从这头到那头倚了个遍，那该是多少难挨的时日啊，可是仍不见离人归来，满腔愁怨如春草蔓生，不单对人，对高高在上的苍天都怨恨起来：老天啊，我的忧愁这样深，你为何不理不睬？可是，怨天尤人又有什么用呢，那个人仍然远在天边，自己的苦还得自己受。牵牛织女几经秋，尚多少、离肠恨泪。离愁别恨不单在人间，天河阻隔的爱情更是地老天荒。昨宵结得梦夤缘。水云间，悄无言，争奈醒来，愁恨又依然。朱淑真梦中所思所怨的那个人是谁？是离家经商久不归的丈夫，还是日思夜想难以相见的情人？也许只有朱淑真自己心里清楚。辗转衾裯空懊恼，天易见，见伊难。如此无情的伊人，着实令人懊恼。长恨晓风漂泊，且莫遣香肌，瘦减如削。爱恨如锋利的刀子，把一个本来就透露骨感、香肌不腴的女人削刮得更消瘦了。冯梦龙的《情史》将李易安与朱淑真归入“情憾”类，其实两人的情感生活相去十万八千里，李清照无论爱恨情愁，都是有着落的，而朱淑真的喜怒哀怨却总是无依无靠。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承载超过自身重量的物质负荷，却难以挺举轻飘飘的精神空落。

朱淑真出身官宦家庭，受到过良好的教育，工于诗词，擅长笔墨丹青，且精通音律，自称幽栖居士。据说她的丈夫是个商人，这位商人与朱淑真没有共同的情趣与志向，商人又常年外出经商，两人感情日渐疏离。到后来，商人在外谋得新欢，另筑情巢，留下朱淑真独守空房，丹凤幽栖。我猜想，朱淑真不受丈夫爱戴的真正原因有两个，一个是朱淑真长得太过一般，肩不削、腰也不柳，眉宇间不见妖娆妩媚，倒含哀怨气；更重